

煙過眼錄
筆疇

一二

4
515
2

二十

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卷之三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許

秀水沈德天生父校

胡存齋諒所藏

范長壽西域圖長三丈餘徽宗御題簽後歸張

子有

張子虔春游圖徽宗題一片上凡十餘人亦歸

張子有

雲烟過眼錄卷之三

玉花尊一隻約高尺四五徑七寸玉色雖不甚
白然文藻碾法極精迺穆陵內府物在燕得之
謝太后價止中統楮卽鈔也甘定葉森于大德十
一年以百一十五定得之于骨董兼有一香楠
木座黑漆光套蓋今亦屬之他人矣

圓素玉碗一隻亦徑五寸餘色甚佳碾法尤精
○玉托子一隻尺二三徑足廼外來

玉匱有足雙耳亦徑尺余色微黃前後碾兩鑒

簪口有緣亦精

玉爵一高寸許滿身文藻把手下有政和二字

○玉杯一亦數寸徑腰子樣

靈壁研山一座無天趣不甚佳

楊彥德伯喆號冰齋家藏

宣和御画四幅後各有御題詩一首並宣和小
璽

易元吉羣獐圖高宗御題乾卦紹興印

胡瓘折枝桃花高宗御題御印

郭乾暉架上細脰高宗題乾卦印細脰下恐有鷹字

巨然山水二雙幅刀光胤睡猫高宗題

勾龍爽避秦女便面細如絲髮而精采炯然

盧鴻草堂十志詩林彥祥所臨伯時本遺草堂

越館二所存者八爾今錄于後必盧微君所賦也

羃翠庭羃翠庭者蓋厓巘積陰林蘿疊翠其

上錦羃其下深湛可以王禎可以冥道矣及喧

者游之則酣謔永日薄厚歌曰薄厚青厓陰月礪

曲重幽疊邃隱淪躅草樹綿密翠蒙籠當其無

亭在中當其有羃翠庭神可谷道可幽冥有人

彈素琴白玉徽兮緲水音聽之惓惓忘心如

如野叟林思心書

洞玄室洞玄室者蓋因崑作室即理談玄室

反自然斯洞矣及邪者居之則假容竊吟妄

雪州通明金 卷三
作虛境以盜名歌曰 嵐嵐蕭兮岩翠沓室陰
虛戶若匝披蕙帳促蘿筵淡陰陰兮覈玄玄蕙
帳蘿筵洞玄室秘而幽貞且吉道可廣神可冥
繹思秘思兮草玄經幽冥兮存黃庭江湖散人
陳昱書

期仙磴 期仙磴者蓋危磴穹窿回接雲路靈
仙彷彿想若可期及儒者毀所不見則黜之蓋
疑冰之談信矣歌曰 霏微陰壑上氣騰迤邐

懸磴上凌青空赧抄紫雲垂鸞歌鳳舞吹參差
期仙磴鴻雁迎瑤華贈山中人好神仙想像聞
此欲飛烟鑄日液還顏年 家居道士米友書
滌煩磯 滌煩磯者蓋窮谷岩崖盤石飛流攢
激清漱咸渠藻性滌煩實有幽致可爲智者說
難爲俗人言歌曰靈磯盤礴兮奔溜礧錯漱冷
風兮鎮冥壑研苔滋泉沫潔一飲一憩氛想或
磷漣清淬滌煩磯靈仙境仁智歸中有琴徵以

玉峨峨湯湯彈此曲寄聲知音同所欲
湧泉祭酒道士翟耆年書

雲錦淙 雲錦淙者蓋激溜攢衡碩石叢倚鳴
湍疊浪噴若風雷詭輝分麗煥若雲錦可瑩發
靈矚幽玩忘歸及世士觀之則反曰寒泉傷玉
趾矣歌曰 水攢衡石叢聳煥若雲錦兮噴洶
湧苔駸薰草寅緣芳囂囂兮瀨淺水石攢叢雲
錦淙波連珠文沓峯有潔冥者媚此幽漱靈

樂天休實獲我心失何求 冷雲菴釋慈賢書

○金碧潭 金碧潭者蓋未潔若鮮光涵金碧
岩花林鶯有助芳陰鑒洞靈虛道斯勝矣而世
事纏乎利害則未暇存之歌曰 水碧色石金
光艷涓涓兮滢煌煌泉花映 鶯臨紅的的兮
翠陰陰紅翠相鮮金碧潭霜月動烟景涵幽有
人兮好冥絕炳其炳凝其潔悠悠終古長不滅
無所住淨曇書

倒景臺 倒景臺者蓋太靈南麓天門治厓傑
峰如臺氣凌倒景登路有三處處可憩或曰三
休臺可以會馭風之客皈絕塵之子超逸興湯
退傑此其所絕也及世人登焉則魂散神越極
目心傷矣歌曰 天門豁靈臺聳傑屹峰兮雲
傾湧窮三休曠一覩忽若登崑崙兮期汗漫仙
聳天闕倒景臺凌顥氣軼囂埃皎皎之子兮曰
獨立雲可朋赧可吸曾何 辱之可及

經堂孫
燦書

桃烟庭 桃烟庭者蓋特峰秀起意若桃烟秘
庭凝靈竊如仙會卽楊雄謂爰錄游神之庭是
也可以超絕紛世永潔精 及机士登焉則寥
問儻論怒懷清累矣歌曰 聽泐漭皆青熒吐
雲烟兮含竊冥悅歛翕杳幽靈意縹渺兮羣仙
會窈冥仙會桃烟庭竦愧形凝視聽聞夫至誠
心盛子祈此巔潔顥氣養田終仿像兮靚云仙
隱鶴石昭問書

先子画史載劉子禮以五百緡置錢氏画五百轉初未嘗發緘銓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間有盧鴻草堂圖一卷已是數百年物矣後李伯時曾臨一本仍自書卷中歌一篇次則秦少游朱伯原先子書也又其次陳碧虛仲殊師叅寥子輩繼之餘亦一時聞人紹興乙未仲春余舟過蘇臺石瑩中爲長洲令尹得宇文季蒙所藏伯時本屬林彥祥爲模廼亦手書其篇瑩中今輒俾

余書先子所書一篇余悉欲得一時名士繼之嘆其雅尚不凡因又跋于尾是月二十七日米友仁元暉

李參玄居子曰玄居十志者草堂修身蓄德之府也樾館延賓閱禮之用也玄室談道衆妙之宗也翠庭棲閑谷神之致也期仙湛傲之適也滌煩藻性潔已之謂也錦淙汰志曰新其德也碧潭端形鏡清其色也倒景熙熙春臺之

樂也桃烟渺渺仙山之興也十志者蓋天地之
成數志者卽記述之總名玄居子道心惟微幽
賞亦異可謂隱淪之奇禮今昔所未聞故備採
錄焉貽諸好事君子也

甘泉建章空草莽甲第紛紛誰復數嵩嶽徵君
一草堂却有画图傳萬古岩巒與勝帶烟霞曠
望幽盤空處所微范短幅幾臨模便覽市朝如
糞土輞川別業王維画君陽山記希聲叙胡將

水雪汚囂塵規模難勝非吾侶

作小篆唐不知

何許人

盧鴻草堂十志今所存者八而遺其草堂樾館
二紙據小米所云林彥祥臨伯時画而自書其
首則云二紙者亡之久矣書丰度意趣有神遊
八極氣象歌語亦清凌厲如酌亢漑而挹浮丘
者若使親接盧處士丰度應不減識元魯山也
余友毛復甫小築林塘自拔流俗娛侍汝對丙

峯先生日徜徉于其間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
篋衍

所珍亦奇尤者駢謁如斯卷時以錚錚者耳往
輩標_矩不可見慨想刻舟之痕以求于將青萍
之劍得無為痴鬼笑乎紹定辛卯復父官左帑
且一歲矣丙峯先生讀書之眼登山之脚尚如
少時八十六翁見其駿駿有位于朝但恐林漸
殊愧草堂勒移預為君慮正月十六日汝陽抱

褐翁徐逸

右王方慶于昆陵得伯時画十志即元暉跋後
中所書者今錄其書人姓名于後
一龍眠山人李伯時書 二高郵秦觀書 三
樂園居士朱長文書 四吳郡周沔書_{內缺永}
五靜常居士曹輔書 六縉雲胡份書 七襄
陽漫士米芾書 八碧虛子陳景元書 九太
平間人仲殊書 十叅寥子道潛書

然與林彥祥所臨本人物甚大多不同前有奉
華大小印乃曾收拾劉娘子位者後有一印云
閑閑頌酒之裔此雖用劉伯倫事然于婦人恐
不類耳又有瑞文圖書

李士弘偶號圖嶠所藏

黃山谷大字語溪詩有序甚妙 又草堂書稭
康詩 關仝山水四幅雪景尤妙 許道寧華
山三峯雙幅 王晉卿着色楚山清曉圖有萬

壽無疆之印前所未見或是偽物

郭熙雙幅山水 又雙幅雪景

董羽子母出水龍手卷徽宗題

高仲器鑄所藏

唐模蘭亭極瘦而自然高子奇跋云此乃馮承
素等臨

柳公權小楷清淨經開元五年書于上都昭成
觀

東坡書杜少陵驃騎圖并詩後有子由跋山谷

二絕句

易元吉草虫小幅

艾宣鶴鶉

韓滉漁獵圖

郭熙效李成山城圖

又山水雙幅

申屠大用致遠號忍齋所藏

周昉彈箏仕女

戴嵩子母牛

徐熙牡丹

韓滉照月白

韓滉雙彈琵琶觀音

恐非觀音

又唐佛

黃筌綠竹紅葉花雀圖

又壽星一

王齊翰羅漢

吳生大辨才熾勝光佛絕佳

董羽水母出水龍

馬子卿號性齋所藏

蕭遘幽公帖明昌題

張芝九間帖宣和題

恐

東坡大字德威堂銘黃絹烏絲欄書甚佳

東坡翰院樂語草書一大卷上有開封趙與懃

小印及齊齋印

石曼卿書大字籌筆驛書甚奇

山谷草書鸚鵡賦佳 山谷家書數幅

又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往豈食料禁
不批放耶呵呵 又一帖花四枝謾送餘春尚
可賞否戴花人安否前輩風流可想也

米帖一云胡不入城單外恐不堪久甚祈二字

洪元慎集生書勝業讚高宗題生疑作王

許渾烏絲闌上書大軸佳 張萱橫笛士女佳

陸淝初平起石圖高宗題 楊寧幽游人馬思

陵題佳 閻立本駱駝 黃居寀拒霜兔明題

徐熙牡丹鴿明昌題胡安處番部卓歇人馬思陵
題佳 天王托塔圖不知名 閻立本掃象圖

宣和題作胡僧以大帝泥水洗一黑象一人以
巾拭之必有故實甚佳

董北苑松峯圖雙幅重崗疊巘甚奇王池上有
蕭蔡閑又子及吳激彥高宇文虛中題詩

崔中丞或所藏

閻立本職貢獅子圖大獅二小獅數枚虎首而熊身色黃而褐神采粲然與世所画獅子不同胡王倨坐甚武傍有女妓數人各執胡琴之類傍有執事十餘人皆沉着痛快高宗題閻立本職貢獅子圖前有睿思東閣大印

趙孟頫乙未自燕回出所收

韓幹五陵游騎圖

吳生觀音剔青地葉森曾見公與張伯雨自題

魏元君受經象剔青地

黃筌唐詩故實又脫箴新篁剪金雛雀雙鷓鴣

王詵連山絕壑高宗題

董元山水一卷長丈四五絕佳迺着色小人物

為娶婦故事余向有董元作弄虎人物

董元龍水石佳高宗題

趙希遠蟠松雙兔

崔白兔二軸作紫棘小叢佳 朱熙牛一卷

徽宗御画古木寒鴉竹有御璽押

王齊翰岩居僧甚古有徽宗題一胡僧莞耳凡口鼻皆傾斜隨耳所向作快適之狀

易元吉竹石獐猿高宗題徐熙戴勝梨花

自董元至徐熙梨花葉森于松雪齋屢見之公

又有水殿其中尤多不能盡記也

古瑯玉盤螭白地上黑雙螭此是葉森先人所贈與公者

又有白玉方頂簪一條其玉白瑩絕品也

又有雙荔枝女環一對可長三寸並脚通眼皆白玉也甚精此必文真後妃故物也惜乎一擺方銅爐四脚兩耳饕餮面回文內有東宮二字款色正黑此鼎博古圖所無也

圓銅鼎一文藻極佳內有款云瞿父癸鼎蛟脚大圈壺可受五斗米滿身蛟螭文

金絲商嵌小鼎元賈氏物文極細後併高麗商嵌歸之吳存齋

靈壁石香山一座下有雲根二字

葉森曾見公一靈壁石其大拳峰巒皆五列公名之五老峯手抓之拂之亦有聲

又靈壁一小山又古玉筆格一圓端硯一

葉森見公一端石辟雍硯名曰大雅

又洮石名綠漪如玉斗樣古濟研有神品朱字製極精然滑不受墨

京兆府所刻東方朔畫贊此之今本字稍大

趙子固效湯叔雅霜入千林圖

又作水仙一百一窠中一枝最大號曰百花朝王其後自跋云效湯所爲流落北方子昂得之趙松雪又云北方好事者收紹興稽古錄二十冊皆高宗時所收三代古器各圖其物或青或綠或紅各撫其款于右亦各有考証如宣和博古圖加詳近世諸公所收者多在焉

姚瑞夫燧號牧菴所藏

琯玉盤螭甚奇 鮮于伯幾一古玉鈞亦妙中
議相博不成萊森曾見姚先生此物先生所收
古銅器尤多不止此一物也

省濟鎮撫所藏

古琯玉盤螭尤奇一螭角上有一小鼠殊不可
曉或名云太虛鼠又云虛木相符皆不可曉云
皆太原之高柴古墓中皆古玉此物紅如血黑
如漆白如酥五色俱備真神品也

天台謝奕修養浩齋所藏

虞永興頭眩帖有机暇清賞文治公言珍玩簞
笠軒印亦有紹興印 顏魯公鹿脯帖

乞米帖倩仲跋 楊少師手帖 李西臺詩

蘇滄浪草書 東坡醉草溫公帖

陶隱居小楷大洞真經隱訣後有林希父子題

秦少游數帖 周越書劍器行

唐良驥元陵挽郎誥真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三省長官董晉領吏部選杜黃裳尚書右丞趙
景郎中韋夏卿

唐陳尚庭縣尉誥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韋陟
景融又稱陳尚庭四十三載改乎爲而人歲亦
然可怪也告身乃用羅紋紙殊不可曉後有向
若水跋

趙昌之花千里收附 楊補之四清圖

吳越承旨大畧如誥勅後書天下兵馬元帥尚

父吳越王銜

王晉卿八帖皆與親賢宅請王書內有送酒一
帖云瀑釀四器納上以酒稱釀可謂好奇

東坡救月圖并贊畢良史印小米攻媿齋跋

蘇氏譜系帖自源明坡穎而下凡五世世各十
余帖爲六巨帙生平所觀蘇帖未有如是之多

米老自画宅圖又小楷三帖又十帖珊瑚等帖

米老親書楷書法画并青山白雲老未辨印帖

綏平郡名卯里右政者中有省文有人收古印
文曰相侯宣印迺是丞相富民侯薛宣印最小
繆篆迺今所謂填篆也用辨私印二字尚書禮
部員外郎米芾審定
蔡君謨朱書青紙上大字 東坡書綉觀音贊
吳越王判狀二並贊寧狀忠懿王草書判字一
花押
季後王畫戲猿後有建業永文房之印

韓滉子母牛有錢氏合章大印 徐熙出臘圖
戴嵩着色山水牛高宗題乾卦印 唐画二佛
李伯時九歌曹偉吳傳朋跋 張萱煎茶圖
唐日本大荒西經圖思陵題乾卦印
胡虔獵騎圖 已上共三十五卷並賈師憲故
物後以此送謝堂堂不隲歸之起翁翁今亦不
自枯也

顧愷之初平叱起石羊圖高宗題乾卦紹興印
顧愷之吳王所繪圖紙畫後有元祐戊寅四字
封印

菊坡趙氏待制與所藏正卷並賈相畫
韓滉作稽康像

徽宗画水墨草虫後題紫宸殿游戲并御押大
印上作百合萱草羣蟻圖引甚佳

黃筌雪鵲高宗題易元吉乳猫圖

艾宣野鳧二孫知微九曜圖崔白野鳧

黃筌梅竹白鵲石恪鍾馗趙希遠紙画

画二一作五丁開山一作帝仙對奕上有飛鬼

下有神馬疑是石恪画黃太史大字發願文

唐画人物二又梅枝上鷹一崔白野鳧

帑上草虫二作圖香薄苛甚奇

宋秘書省所藏

乙亥秘丞黃汶濟以蓬省旬點邀予偕行于是

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游道堂有坡仙所作怪石歷汗青軒營渾儀臺觀銅渾儀其色澤如銀如玉精緻特甚後步玉渠登秘閣閣內兩旁皆列龕藏先朝會要及御書畫別有朱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書法名画也是日僅閱秋收冬藏內画皆以鸞鵲綾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卷表裏皆有尚書省印關防雖嚴往往以殊不可曉其佳者有

蕭元笑虞丘

唐模顧愷之說經圖

此二画絕高古

李成重巒寒溜圖

展子虔伏生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

孫太古誌公像

燕文貴紙画山水小卷極精

趙士雷小景

符道士隱山水

胡瓌馬

關仝山水

文與可枯木竹石

陳晦栢

餘悉常品亦有甚謬者通閱一百六十餘卷絕品不滿十焉余想像書之以爲平生清賞之冠

董震齋德時所藏

召公尊其蓋細花欵文極精妙尊腹五指稱文中有疑數十字真三代之奇物也博古圖有之俗名掐捏尊後以開元宮遺火失其物

教化叅政所藏

癸字鼎初出蕭山張稱孫其制三足兩耳其花饗饗圖雷文鹿細花相間儼然一局爐耳特青線自內出外則裹之以褐色瑩光可愛內有三

字欵文伏自縊然其樣則不古也

張氏收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訂

宋太祖御書一紙前據殿前軍馬數次有御筆兩行云我伯別勾當公事誰要汝具人數來後復有太祖御書字其下封禪鹵簿使印印上書臣陳康伯四字

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卷之三終

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卷之四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訂

秀州沈德先天生父校

劉漢卿所藏

回回刀小口背上皆金紫金錯回回書內金錯
出一人面獸精甚聞回回國王所佩者

趙德潤藏杏葉樣背有大鐵環廼掛鏡也上有
銘云人有一口前牛無八角牛口走殊不可曉

下有一牛轉頭前有草一叢下篆辟祟驅邪兩旁亦有字細考之乃丙午造三字其下牛與草必寓年號耳

張夢符孔孫云

今御府有寶硯所謂蒼龍橫沼內有龍形橫硯沼中趙子龍云若龍世所謂岩花是也今在集賢院又有聚寶汜玉板太乙船無眼而溫潤皆寶硯也

琴則雷為第一向為宣和殿百琴堂稱最遂為章宗御府第一琴章宗挾之以殉葬凡十八年復出人間畧無毫髮動今又為諸琴之冠蓋天地間尤物也

又有唐氏所斲琴玉振及黃鵠秋吟皆金徽曰玉焦尾岳軫是矣

又有所謂混沌材自高麗來亦異寶也

又有殷武鉞長三丈餘一段美玉文藻細甚三

代之寶宣和故物又歸大金今在御府每大朝會必設之外庭

高彥敬二琴其一後題金儒鳴玉唐大中五年處士金儒斲此琴其名鳴玉下刻高士談家寶藏六字已爲人削去尚有書跡此琴廼宣和御府故物後歸大金高士談者金人以與宋通被殺故或者惡而去之其色赤如新栗殼斷文隱起如蛇虬奇物也其一三足鼎峙皆美王咸通

中張鉞斷欸用小篆精妙又有銘文漫漶不可識但見龍取像等數字

蒲序墨一笏亦古上有數字佳品其下光澤

可愛

廉運使庭臣藏

王澗鳴泉咸通二年西蜀雷迅斷

廉端甫藏

瓊響慶曆五年道士衛中正奉聖旨斷崇寧三年馬希亮奉聖旨重修

喬仲山收求青太中祥符年西蜀葛亮斷馬希仁修

廉端甫又藏一琴名秋籟唐三慧大師斲

鮮于伯幾收唐張鉞斷琴僧智仁重修

郭伯山收唐琴萬壑松白玉軫足

張受益收懷古斷文如絲髮而赤色又一琴名

霜鍾

李公路收雷威百衲琴雲和樣內外皆細紋腹

內容三指內題大宋太平興國六年歲次壬午
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杭州窰司務趙仁濟再
補修進入

吳越國王百衲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

古今斲琴名手

唐雷霄 雷威 雷珏 郭亮並蜀人

張鉞 沈鏐皆江南人

蔡叡 僧智仁 衛中正慶曆中人

朱仁濟 馬希亮 馬希仁 崇寧中人

金淵 汴人 紹興初

金公路 所謂金道者 紹興初人 琴薄而清

陳道 高宗朝 厚而古

近世有嚴搏 古清之祖 馬大夫

梅四官人 古清妻父 龔老應奉

林杲 東卿 石橋之

林石橋云 近世琴有名者 如趙都丞之大雅黃

玉軫足松雪今之趙子昂節齋之浮磬樊澤上
氏之奔雷

南北名琴

粘合文卿云 古絕品 昔聚于宣和後歸之殘金
今散落見存者 如春雷蜀人雷威作 賜傅初菴
可以爲冠

石上清泉 古篆書 不知作者

寥玉 一作寒玉 江南沈鐐作 水清唐郭亮作

百衲雷威作裏外皆漆吳越重修恐卽李公

路者

秋嘯內府之物書不映於管

響泉卽蔡邕所傳開成至寶少府監收如列子

樣雷威斲

秋唐寒玉雷氏斲唐承旨收

冠古韻磬唐張鉞斲

褚伯秀云江南李後主常詔徐鉉以所藏前代

墨蹟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

前當爲帖之祖

龔聖予云禊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

銜位然則在智永謂藏之前此帖亦當入御府

○伯幾仲山云具觀御府書畫譜已上三者

余皆未之見也

嘗見汪龍溪彥章一帖云去年得下血疾半年

有餘今春誤食胡桃能下血汪不善食名葉如

此寫

高宗御府手卷面前上白引縫間用乾卦員印其下用希世藏方印画卷盡處之下用紹興二字印墨跡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後仍用紹興小璽

徽宗朝墨蹟

用天水雙龍縫及泥金御題

淡青狹僉頭是也

余家有火浣布尺餘外祖知泉州日得之里人後歸余家又蠟沉重二十四兩

長生螺數枚置之醋中則活

瑪瑙盞二隻其一純白中有金鯁魚一條其一

純紅中有白鯁魚一條

沉香連三煖閣牕隔皆鏤花其下替板亦然下用抽替打篆香在內則氣芬郁終日不散前後皆施錦綉簾後卦屏皆官窰粧飾侈靡舉世未有後獻之福邸

先子向寓杭收奇異書太廟前尹氏嘗以粉画

三輔黃圖求售每宮殿各繪成圖甚精後爲衢人柴氏所得近者左帑藏庫變賣禁中故書內有出相采画本草一部極佳
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今在台州戴覺民家
○大衍庫出售雜物時有靈壁小峰長僅五六寸高半玲瓏秀潤所謂胡桃玉色徽宗御書八小字刻于峰傍云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琢刻之形真奇物也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人帶印其後並不見用之
趙子俊孟顓藏一爵有款云 色黑而褐亦佳物也但一足已折粘綴于上爲可惜耳

東坡詩卷近世跋云觀此真跡如覺僞者甚可笑也亦善下語云三代遠矣鼎彝之器傳于今者絕少或僅而傳類多損缺勢使然也今世收古之家必其完殊可笑也其間自有一種色黑

而文藻精細者往往皆宣和間禮製局依倣而造今又見其完備乃以爲三代器尤可笑也余嘗得三代器之不完者其饗餐一羊首瑩如綠玉其旁廼黃銅其後廼用藥烟薰染而成殊失古意

何道士收

古玉圭云出自土中玉色類玳瑁長一尺三寸廣三寸五分厚八分其上甚銳其下所執處隆

起二分其底有竅廣一寸而墮或半寸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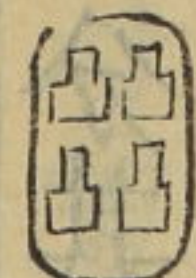
與他圭製絕異當攷

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所藏

玉印一鈕方二寸厚一寸把手又高寸許一璞所成其文曰陽平治都功印凸鑄碾甚精美玉色溫潤

法劍一口玉靶靶上兩面皆有篆字二行十餘字劍長四尺許兩面皆細紫金作法篆其一面

畧記有 闕 圖 因 月內有 兔春
夏秋冬具下三台北斗其一面字不能辨最下
作雲電三字劒兩面俱有鋒鋦無缺蝕蓋自漢
到今千七百年累代所持以立教者止此二物
又出御賜玉圭約長尺五寸廣四寸厚一寸餘
瑩然白玉畧無纖瑕上銳下方圭面碾四小山
廼思陵所 鎮圭也



又玉佩二環玦等八事穿以大珠亦宋諸帝
又金冠一甚大并頰仰簪共用黃金二十五兩
前爲北斗後爲南斗每面嵌紫金捺子五粒斗
星皆大銳珠大如彈者爲之通計大白珠三十
四粒頰仰如意簪亦嵌大珠

法衣一領納失失者皆織雲鳳下闌皆升龍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
全不成字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廼無其面

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
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
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賈師憲丞相祭器銘曰維景定三年正月乙巳
詔太傅丞相賈公似道奕世勲勞再造王室其
錫家廟于行都廼作俎豆侍奉特荐有子孫永
寶之歟

余家有墨粧圖不知所出後見周宣帝傳位太

雲烟過眼續錄

逢澤

湯允謨

仲謀著

總管太中藥陽趙伯仁舉收藏

羊鐙一內有款曰南宮羊鐙

古伯爨蓋一色青綠花瑩可愛上有把爲所盜

又有兩鼎內有款識字尤多在底下甚佳

又玉馬一高五寸有奇雕琢極精作嘶鳴狀如

生玉色溫美古玉色如此樣有十餘枚或大或

小或有文或無文或青或祿長不滿寸益人縮
繩之物玉人高五六寸束髮于頂餘髮被腦後
橫插一簪衣垂至地不見足已溫潤與馬同人
如顧愷之所画列女圖中人物
子母螭玉鈎環徑六寸螭身白頭紅子亦紅走
母腹上作相視之狀宛然如生紅荔枝白如酥
製作精巧通前人馬為諸玉之冠
楊光庭下生如來像思陵題乾卦印如來衣朱

示自稱天元皇帝林天下婦人不得粉黛自非
宮人者黃眉墨粧方知所出宗泥金書明昌
七周密公謹齊人寓居吳興其祖少傅公任郡
又城天聖寺側公謹眞業弁山號弁陽老人所
官著書齊東野語癸亥雜志

吳元瑜瑤池圖印二卷一作王仲醇南跋乘金

元周公謹雲烟過眼錄卷之四終

永坐圓光內

王右軍司州帖古黃紙書章宗泥金書僉明昌
七印全

又屏風帖硬黃紙書徽宗泥金題僉首尾天水
宣政內府圖書等印並全

吳元瑜瑤池圖印二卷一作王母冠玉冠乘金
車駕二龍前後女從各執旄節導引攀龍者亦
二髯髻女童甚奇卷尾作大池卽瑤池也

一作穆王坐金殿據金椅而王母與一戔冠婦人鼎峙而坐彼云右坐者上元夫人也画極精緻而有院體前後政和七印佑陵題宣和画譜云三卷今止二卷

吳元瑜梅竹雪雀圖一明昌七印

西域貝葉二片長二尺餘高只二寸半卽今西番字葉色如蒲裹經細竹簾二片內有識字云大蜀皇帝賜撫州溥山院今世画工作羅漢謹

經貝葉經像多作手持甚謬可笑

古墨

潘衡墨一已斷止有潘衡二字約重四兩皆有金填篆書墨成不敢用進上蓬萊宮

宣和雙龍一勿佑陵書八字云政和丙申宣和厝製

俞林一笏題順慶殿殿名未審當再攷

劉士元一笏題云緝熙殿乙未星砂胡光烈黑

犀一笏

郭忠恕鏡湖方氏劉文通各一笏

郭圯一笏上題緝熙殿

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員二樣法書用員名画

用方

宣和明昌二帝題食法書用墨名画用泥金

明昌七印其一曰內府葫蘆印其二曰郡王秘

珍其三曰明昌珍玩其四曰明昌御覽其五曰

御府寶繪其六曰明昌中秘其七曰明昌御府

余家舊藏

司馬文正公父手錄富鄭公使北日抄一卷其
長五六文字畫雖若古拙而首尾端書如一豈
像其生平行止耶史稱公之至誠可以動天地
此卷見之丞相益國公周必大子充爲之跋賈
師憲物也

祝君祥永昌收

趙千里釋迦佛行像一下有細字云臣伯駒奉
聖旨画其像廣目深眉螺髮大耳耳垂二大金
環螺髻而髮頂有肉髻左眉放光一道衣紋腹
腿隱隱可見筆法極佳宛然西域一胡僧
端硯一背有黑紋者皆成細花面有鑕篆字兩
行云王次張漢老舊坑下岩子子孫孫其永寶
用沼貯水不涸其樣如此同王次張高宗紹
興中爲肇慶通判此硯元賈秋壑物也

山居太史楊瑀所藏

古玉天祿長一尺余背起一竅身皆水銀古虎
斑文爪牙製作極精古
銅虎符一全體具存背上篆云某處發兵待行
腹下分書十干唯戊癸二字合全余八字皆平
腹內作牝牡五竅開合之則一全虎也往往有
漢虎符者如褚雪巘及吾真白所收皆是如符
牌樣上鑄一小虎形下云某處發兵或左右或

止有一邊今此全虎形亦異矣
竹龜一廼以老竹片製首尾四足皆他竹外來
者竅小兩頭倍大可轉動而不可知故用縱橫
之竹繞理顯然背土負三接碑牌一面兩側有
轉 亦是外來之竹首大腰細不知何法得
入雖巧于製作亦罔測之或云鬼工也
奇石子一色青而質相大如鵝蛋形差扁上有
兜塵觀音像天然如画或加磨洗精神愈見

又瓊漿石漿水石瑪瑙也二寸許廼塊石耳觀
之滴水在內搖之則上下流動 古玉画也
一圖書志云張文懿某有古玉画又疑其故物
智永石刻千文九成宮石刻皆金士孫所撫
余見施家有手卷錦表首漢王元昌羸馬圖上
寫廣元年七月奉聖旨檢入漢王元昌画臣嚴
欵之臣陳淨心進上有龍鳳印紹興印乾卦七
印餘一不分曉

鮮于伯幾有震琴云是許旌陽手植桐作惠子曰不爲詩又有黃素黃庭經飄飄有仙氣意其楊許舊迹蓋人間至寶也琴背旌陽印劍之迹宛然經後有楊玄靖許穆印

余見某家藏

宋徽宗御筆作一胡雁紅綠皮圈足前有一馬
夾足栗殼色甚奇特
又滕王雙蝶穿花上有一押印亦真跡也

田坡竹

昔漁者于江濱見雷公逐一小黃蛇擊殺之化
爲劍背有火字許旌陽斬蛇第三劍蓋至寶也
今在張伯雨處

趙雍家有閣立本作十八學士虞世南房玄齡
最佳余家舊藏林邑進雞鵝圖蓋唐貞觀時經
進太宗以其思歸并二女皆送還國廼閣立本
真跡也

楊元誠家所藏

唐王建親書宮體小書一百二十首蓋宮詞極其宛轉妖麗今人罕能及後有錢肅王印押龍蓋宣和內物也其字皆章草余見薛玄卿云示以銅香鼎一兩耳有三龍交蟠宛轉目各有珠能轉及取不出蓋邵古物亦世之寶也

靳公子家藏

錦川石長五丈餘蓋宣和後寧門所謂艮嶽前河梁也石色紫碧相間皆成文理近世罕得今藏戚順王家

余從眉公寶顏堂獲觀此書拜錄以歸每遇風雨薄暝景物蕭然則焚香對展因自笑窮波斯博得紙上肉好便如少文室中四壁皆響近爲友人借閱甚衆余當泐之請無以懷璧爲罪

清和季子張昞識

筆疇序

宋歐陽公嘗曰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亦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者不一二存焉嗟乎自宋至今著書之士又不知爲幾千百人篇籍之浩繁誠不啻汗牛充棟焉爾而得存於今必可傳於後不至散亡磨滅者其能幾何是非皆

其文章之不麗言語之不工也夫固曰虛車
之飾輪轅者藝焉而已否則出於山巖屋壁
者亦嘗有之而此又何獨強之不行行之而
不遠乃爾哉 國初王學士達嘗著書曰筆
疇其言多主柔伏退遜雖若出於老氏之緒
餘然而聖經賢傳良多輔翼時情物態每鉞
砭究其文義則固濂洛關閩之流亞實欲附
離儒林匪慕優繇文苑蓋庶幾不徒虛飾輪

轅者故當時大夫多諷誦之而印板幾徧天
下先君子曰亦以其能近人情爾非確論乎
歲癸巳梅巖毛公既取其行世者三十二篇
刻之家塾然每以未見全書爲恨屬者潘子
歸自京師遷出其所得別刻畀之又爲篇
五十有五毛公喜卽嗣刻焉而間欲箕數語
以識歲月箕惟曩讀學士所著天游集見是
書寔附其後釐爲上下二卷凡計之百有七

篇今新本尚闕其三因復爲校讐正舛譌
殘蠹通付以重刻而略述已意如右亦以見
言之不足恃而著書者無庸徒飾輪轅也學
士字達善別號耐軒居士常之無錫人洪武
中以明經薦爲縣學訓道改大同府學是書
蓋成於當時後遷國子助教永樂初入翰林
爲編修未踰年進侍讀學士居四年乃終于
官箕見舊刻序文皆不能著其名氏故詳及

焉毛公名淵字彥深梅巖則其自號少保文
簡公弟也平生夷雅好文最爲文簡所鍾愛
觀於茲刻則其人可知已長白山人太倉陸
之箕序

人靜坐荒齋心口共語天理人情殊如有省
假彼墨卿以抒衷曲

言有山林

筆疇序

終

三

筆疇卷上

錫山王達著

繡水郁嘉慶校

余以駑蹇之資遠居塞外親戚朋友夔無一
人靜坐荒齋心口共語天理人情殊加有省
假彼墨卿以抒衷曲命曰筆疇用以自戒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
槁道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

潤得位於時者之所尚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者也不可以矯僞而成也居館閣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邪道濟於一時德孚於上下而其心不忘乎山林自非不以富貴動心澹然無欲者不能也惟司馬公輩可以當之

富家有一子愛之不啻金玉也求二乳母以字

之二乳母因主人之篤愛也亦篤念之子將冠矣博奕好飲禽色俱荒一乳母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告其父乎於是以其子之過告之於其父其父曰汝賤人也烏可以賤而議貴哉怒而逐之一乳母亦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戒其子乎於是以其子之過戒之於其子其子曰汝仰食於我者也烏可仰食

於我而又彰我之過哉怒而逐之嗚呼使二母
不言邪則不免於徒食之罪使二母言之邪又
不免於見怒而逐然則徒食之罪重怒逐之事
輕食人之祿者寧去此而就彼

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陰陽也人身之陰陽不
外乎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陰陽亦豈外乎人身
之陰陽哉天地一人身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
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

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想於靜靜由乎動也一呼
一吸之一息也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
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
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
愆焉始爲衆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
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
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
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群人中喜談禍福假相法占卜以期人之吉凶者此亦輕妄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三百八十四一卦有一卦之吉凶一爻有一爻之進退循之則反凶而言悖之則反吉而凶造化無窮之妙聖人憂世之心冒其至哉昔郭景純以占卜鳴世而不免於王敦之禍豈非知卦爻之吉凶而不知人身循悖之機耶王敦賊臣也而景純從之可謂不擇其所從矣是卦之使然

歟抑景純之自取歟或曰當元帝永昌改元敦以景純爲室記景純亦知敦必爲亂亦知己必預禍故不得已而從之爲此說者大不然景純之所以精於卜筮者正以趨吉而避凶也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隱跡或曰人爲命數之所囿者也景純所以不去者亦自知命數之不可逃也吁是不然南山有飢虎卜曰必不啗人從之遊何如景純之從敦何異與飢虎遊耶不可嗚呼

又安得夫知易者而與之論造化哉

箕按學士所著復有

書詩二經示法當時亦多宗之觀此則又得易之心法也已

性者一理渾然不容一物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合其明古今此性也天地此性也聖賢此性也愚不肖此性也古今非此性不能遠天地非此性不能立聖賢非此性不能成愚不肖非此性不能生性也者道之大原與性其性者聖人也反其性者賢人也悲其性者愚不肖也性之

者天也反之者人也戕之者禽獸也人之者雖少天之者尤少禽獸之者曷其夥哉

客有自東勝來者言王昭君之墓之異黃土一堆其勢延袤或朝升而暮降或朝降而暮升隱隱隆隆如浮玉然與造化相為消息兼之茂草瓊芝青苔綠葉雖寒烈之際北霜之久而不見其衰零也予聞而為之嘆曰天下焉有是理焉有是事哉夫當漢元帝時石顯專權弘恭用事

小人賊殺大臣而且不知當此之時大權下移
銅鉞荆棘此乾坤何等日耶昏庸如元帝於朝
庭略不加意而獨以一婦人和親深可笑也設
使胡人得昭君而不侵朝廷亦必亂矣雖然昭
君遠嫁匈奴而不死於中路及至見腥膻而後
亡不亦晚乎生既不烈死安有靈使其墓與造
化消息決無此理嗚呼史稱元帝牽制文義
優游不斷而於和親一事乃能斷之昭君亦何

苦哉越數日有一儒者自東勝來予詢之果誣

也

箕按前漢書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皋立為復
林索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觀此又

不但一見腥膻而即亡其居穹廬為闕氏蓋久
矣死而無靈固不足辯但青塚之說其來甚遠
意者天故異之以貽漢家之辱邪漢其餘死而
國者非止昭君一人惟楚王解憂老得歸漢其
餘死而葬其土者未聞有異何獨於昭君而有
是邪且後人作為歌詩以慨嘆之者不一而足
又不知昭君何以獨得此於人邪昭君名嬀昭
君其字也石季倫以觸晉文帝諱改曰明君後
遂稱為明妃云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

筆晴上
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羔羊具美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黷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爲是非之根傾肝膽者畜之爲譁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爲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久而敬之者

不過以義相合爾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

箕按此篇先評事甘泉叢殘錄采入云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約交之道也聖人云汎愛衆而親仁汎愛衆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甘未足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心心與色同色與言合此必正直忠

孝之士也與之交則無悔其有欲言不言而藏
鈎鉗之機欲笑不笑而含押闔之意此必奸人
也由是而知其心矣欲與我交其可哉遠之可
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也
陽善陰惡古人之所言然陰陽一氣造化也造
化一陰陽也豈有惡哉嘗推其意而論之以謂
稟夫陽氣之多者其人仁稟夫陰氣之多者其
人酷傑紂非不仁也陰氣之多失其仁也大凡

黑風暴雨飛沙拔樹者陰氣之惡者也明星朗
月和風甘雨陽氣之粹者也雖然陰而爲陽陽
而爲陰理無定也小人可爲君子君子可爲小
人理無定也又烏知改過自悛而不至於顏孟
之域哉

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
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
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

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甯羸可謂知人矣此處之死於賈季也

箕按仲尼曰好

也狂蓋學以明理自無其蔽何爲有害是故變化氣質必在乎學處父之死不學之過也

昔臧文仲教季文子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夫所謂事之固可矣所謂誅之可乎蓋不忠之人天地神明之所大惡雖未

能誅之而有誅之之理况文子司寇也文仲教之豈爲過哉萬世之下有不忠於君者聞此吾知其毛髮凜然矣

鄭伯敗楚師於柳箬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吁君子小人所見不同以小人見利於目前君子深憂於後日古人以小事大禍猶不免况乎以小勝大者奚免於禍也若子良可謂深憂者矣鄭伯異日牽羊肉袒

乞憐於楚不亦悲乎

客有問於予曰子臥病幾半載一炆之間蕭然無有也子臥病於炆身不少動氣不少息一語不發帖然寂然宛然木偶飲食不嘗當斯時也子何以用其心乎予曰予無所用其心也以謂天地賦我豈欲予病哉今日之窘且病者有物使之然也予之不語者恭俟其命也人見予苦於昭昭之際而不知予心恬於冥冥之中也客

笑曰此子忘有爲之身而信無聲之理宜乎窮且病也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予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直詞順爲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所爲而不爲哉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絀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頗此所謂天也求天於蒼蒼者爲甚急忘天於

方寸者爲甚緩如之何而天應邪詩曰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福皆自
已致之也若曰信步行將去則日用之間無所
用其心幾於老佛之學矣其可哉其按此論信
步二字之非
深有益於心學但愚意欲易順理爲素位蓋天
地也所謂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
也頗
修德者吾之當然也人不能修德則入於禽獸
矣是以高明之士知此理不可不行故動靜必

求於理焉循此理矣寡其過矣脫有患難命也
不可以吾之德責報於天天亦何心者邪天若
可責顏孟責之矣德有盛於顏孟者哉

小人不知天命窘則溷矣其心必曰爲善未必
得福爲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必有
定但報應有其時爾古人有言曰天定亦能勝
人人定亦能勝天雖然自古爲惡未有不報之
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其按此即先儒天有
記性無急性之說也

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申包胥之言蓋出於此然此亦特論其理爾借
使善惡無報則我遂可爲惡而不爲善邪前篇
修德者吾之當然不可以吾之德責報於天也
此說近之

體涵諸用用根諸體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
一出乎體用而已易曰顯諸仁用根於體也藏
諸用體涵諸用也此體用之學所以爲聖人之
學與

君子之學非爲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

也爲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
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
道沒齒無怨

佛氏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雖其教不倫至於
如此之言則甚有理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
狄隨所寓而安者聖賢也何有苦樂逆順之異
哉苦樂逆順勢固殊也以我道處之則無不可

筆譜上
名者實之表也實者名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
名名過其實斯君子之所恥也蓋善人君子之
用心寧有其實而無其名不願有其名而無其
實何也一時之虛名取之於偶然終身之恥笑
貽之於他日矣

東坡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嗚
呼瘴鄉非吾土也風氣既殊水土飲食亦別目
之所見者無非惻心者也心之所感者無非動

心者也自非百念灰冷何能不內傷哉欲不可
盡絕也惟居瘴鄉患難之中者則可

世人所以不達道者正以浮幻相纏役無了時
故也苟能勘破世故則虛名薄利皆足爲吾身
之害古之人所以適其適而不適人之所適者
爲已重也

粉白黛綠世人皆以此爲樂一死之後亦復以
爲樂乎世人所以眷戀迷惑者識不破也且如

曹瞞看他用心設計非不豪且傑也及其死也
叮嚀繾綣以累其心是豈不深可笑哉可謂能
用機巧以取天下而不能以機巧絕此累也按此老子甚愛必大費之意深有警于世之多欲者至論曹瞞臨終遺令事此正小人之機巧也司馬公嘗曰操身後事有大於禪伐者乎操不一及之而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其意若曰禪代自是子孫所為我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于孫而身享漢臣之名也然則老瞞之機巧非溫公之誠孰能識之

世間坑穽在在有之要人醒醒耳眼一少昧足

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
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為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艱危累
及之何也識見之不炯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
章不如顏之簞瓢李杜才思不如原憲之萐實
東坡言百種巧辯均是綺語豈欺我哉豈欺我
哉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此言深有理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靜中動也神動而天隨者動中靜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太極乘乎其中天理之妙何所而不寓哉君子一念之差則與天違矣是以貴慎獨莊子曰憤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憤驕二字深著人心之險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也然馭馬在乎羈勒御心在乎持敬敬者聖人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揚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今人不可及也夫爻之吉凶進退存亡之理無所不備凝神靜慮端坐玩之則其樂何如哉
莊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一宿而去所謂公器多取之說於理實當所謂一宿而去則不可也夫仁義根於心天之與我者也人之爲人有此具也無此具則非人矣其

可一宿而去哉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

人之正路也吾儒之言萬全而無弊

箕按莊子
蘧廬宿之

說本爲老聃樂與餌過客止其謂公器不可多
取乃爲采榮于譽者戒也若夫郭正之調法真
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則亦奈之何哉
惟無實盜名爲可恥而莊子所以有是言也

學者讀書正以明理爲本也理旣明則中心有
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矣然人品不一亦有理
明而不能行者亦有能行而理未烱者要之皆
未造其域也理明而能斷不膠於紛紛之議德

修而能斷不奪於功利之私斯爲善矣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
未有不成就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
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卽勃然而怒一事之
違卽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
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
可爲欲制觀婁師德丙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
理自明矣

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接人人以虐加我匪虐也我禮之未

至也厚也禮也自我行之薄也虐也由我名之彼何罪耶然則厚矣禮矣彼復薄虐者乃我命也彼何罪耶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乎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之道也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

我也譏譏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
夫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
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爲而
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爲
之也彼亦不知我亦不知莫之爲而爲之耳怨
於天者不知天怨於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
取也大丈夫胸中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

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
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
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
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敝敝也人皆以人事可
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
有物宰之爲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况
爲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惑其
聽造物無形也人不可瀆其公世之人役役敝

敝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爲造物撓深足以爲造物笑

以言訕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
子之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
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譏
訾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忮心之重者也惟
其忮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
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

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構禍已
稔身亡家破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
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已之長非惟
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
彼則彼不言而心憾且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
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
自責其將謂吾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
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者庶幾可

耳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最爾之軀豈能事二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我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於功名者動輒誇

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誇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誇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

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爲也况作好惡
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
於絕嗣丁謂盧多遜之輩當何如耶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
可夸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旣動
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
然尤物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
衆矣可不懼耶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禍莫大於多貪富莫富於知足欲心勝則徇物
徇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贅然無窮不喪
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
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爲一家一身猶衆人
安於所寓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事
淡然曠然而已爾彼徇物者由不知足之故也
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
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富於知足

君子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而不與較耳校人之欺子產醫者之欺晦翁君子寧肯先起心而測之哉彼小人以爲君子可欺也恣其所爲昧其本心而自以爲得計殊不知君子視之笑爲一咲而已是故蓄鏡待物者君子之用心持鏡索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言之非難處之爲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

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喪膽落張二遑二莫之措矣殊不知張二遑二者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真君子善處方爲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乎征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紊有輕人上人之

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念慮妬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也天之生物二不能齊吾當平心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物者竊笑之彼徒有上人之心而學問日損之又曷若虛已接物以爲進德修業之基耶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

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恒無定勢然古人言富貴者倘來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往係於冥冥之中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世之人憂貧賤如狼虎慕富貴如芻豢曲計巧心務要去此而留彼噫遑遑汲汲是徒然耳殊不知造物者笑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輒以

包拯之清夸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
矜已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
者已之職分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
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爲人所污德者爲人
所敗此之由也

秣陵李采閣



